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教泽碑系鲁迅先生所撰，碑文收在《且介亭杂文集》中。年轻时是读过的，由此知道了曹植甫曹清华父子。曹清华先生以俄苏文学译介的巨大成就，被称为苏俄文学翻译界的“一代宗师”，被誉为“普罗米修斯”式的“盗火者”，是给“起了义的奴隶偷运军火”的人。先生在李大钊、瞿秋白和鲁迅的扶助激励下，走上译著之路。或者也可以说，透过曹清华，我们可以看到李大钊、瞿秋白、鲁迅等冲破思想牢笼的先驱者的身影。我记得曾在曹清华的散文里读到，他翻译

教泽碑前忆曹公

陈建功

北京大学俄语系，编选了俄罗斯文学史教材，门下桃李芬芳。曹清华先生曾是中国作协的老领导，为中国作协的工作，特别是中外文学交流，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我在作家协会任职期间，看望老同志时，大家还时不时说起曹清华先生，异口同声表达由衷的钦佩和敬意。

曹清华是豫西伏牛山的儿子，是从卢氏县走出的杰出的文化人物。他的父亲曹植甫先生，20岁时考中秀才，却不再谋取功名。毕生从事乡村教育。“躬居山曲，设校授徒，专心一志，启迪后进”，“历久不渝，惠流遐迩”。曹植甫先生的境界，还不仅只于“韬光里巷，处之怡然”，更难得的是，鲁迅赞他“又不泥古，为学日新，作时世之前驱，与童冠而俱进”，一语点中曹植甫先生孜孜不倦，是为了让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，放眼世界，唤醒少年中国之精神。而曹植甫的哲嗣曹清华，最终走出了伏牛山，成为活跃于中外文化交流的“一代宗师”。尽管和他的父亲呈现为不同的生活轨迹，却让我们看到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面临“千年未有之奇局”时共有的思想风貌。

2022年8月，我出席了三门峡市委宣传部和卢氏县政府举办的“曹清华诞辰125周年纪念座谈会”。看到了鲁迅先生为曹清华父亲曹植甫撰写的

许多当年投身时代激流的青年说起先生翻译的《铁流》《城与年》《第四十一》等作品，都说给了他们的巨大驱策。先生的晚年，又以情感丰沛蕴藉深厚的散文作品，跻身于我国当代优秀散文家之列。曹清华先生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。家庭的教育和早年的教育实践，在他心中埋下了教泽流芳的种子。新中国成立之始，他不入官场，钟情于教育，创办了

扶手是生活中常见的设施，它可以起到支撑的作用，对有的人来说，扶手就是依靠，就是支柱。

我家隔壁是街道社区活动中心，楼上有图书馆、老年大学，曾经是我常去的地方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那通往活动中心的十级台阶，对我这个年龄日益增长的肢残人而言，越来越力不从心。虽然有无障碍通道，却在几十米远的东面。我常常想，为什么不能在西面台阶处安装扶手呢？

现在，建筑物安装扶手是基本标配。但是，扶手往往是单向的，尤其是居民住宅区，很少有双向的。也许有人说，这并不

关注扶手

郑自华

影响使用啊。他们哪里知道，有的人是一定需要双向扶手的，比如，我就如此。生活中还有扶手被占用的现象：每年一度的上海书展，人头济济，热闹非凡。我差不多每年都去书展，买点书，听讲座，会会老朋友。其实，去书展我是有顾虑的。书展有一道独特的风景：很多读者坐在了通往二楼的楼梯台阶上，很多人分坐在楼梯的两边，也就是扶手这个地方，他们或休息，或看书，或用餐，整个楼梯只有中间部分空出来，供人走路。

每当看到这个情况，我五味杂陈，真想大声说：“坐错啦！你们应该坐中间！请将两边空出来，让扶手给有需要的人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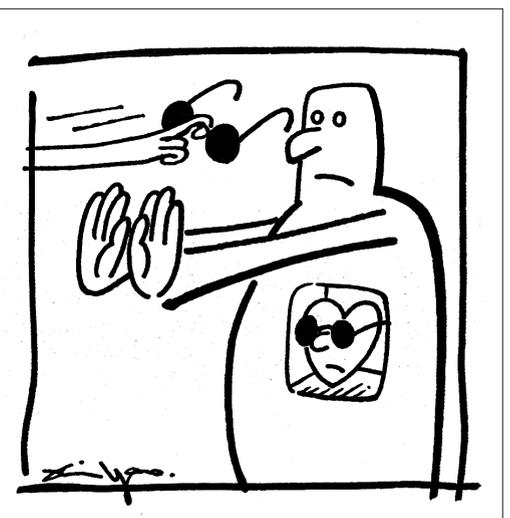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一干喜好打趣的老友倘若看到“金丝雀”三个字，那肯定是喇叭叭的：老兄弟啊，你一歇歇学“英格利希”，一歇歇歇颠颠颠去听讲座，一歇歇歇咔嚓咔嚓混迹在拍照圈里，一歇歇歇在老建筑群里招摇过市，怎么，现在又养起了鸟儿？老大不小了，你忙得过来吗？

只能如实相告，我说的金丝雀可不是燕语莺声的鸟儿，而是名唤金丝雀的月季花。

去年，我到花鸟市场闲逛，摊主推荐这两盆金丝雀，虽然价格有点小贵，但它有如此诗意盎然的花名，含金量应该不会低！摊主表扬我说，老先生，您很识货。是的，我信奉一分价钱一分货，小贵自有它的道理。

将花苗移植在家中两个稍大的花盆，购来的一捧山泥，沿着花盆四周窸窸窣窣轻轻地抖落。按照摊主的话，别看金丝雀花名有点娇嫩，其实它可是给点养料就灿烂的主，和其他品种的月季一样，你只要浇水见干见湿，有光照和通风就OK了。

金丝雀就安放在窗外的花架上，半个月后，细嫩而柔软的叶片舒展开来了，叶缘锯齿状。许是有喝剩牛奶液时不时滋润，长圆形的叶子蹭蹭地翠绿发亮。原先嫩红的茎秆也开始日渐变得硬扎起来，只要稍微留意一下，金丝雀茎秆嫩红小刺由浅



智慧快餐
看错人，通常不是眼瞎，而是心盲。
郑辛遥

《教泽碑》。《教泽碑》立于卢氏县五里川中学的“尊师亭”内，汉白玉碑身，碑文描金。陪同参观的画家沙鸿山告诉我，教泽碑是1986年才镌石落成的，这离1934年鲁迅先生撰文，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。碑文是根据鲁迅手稿放大的。1934年秋冬之际，65岁的曹植甫在豫西山区任教整整45载，为庆贺师尊的65岁生日，他的弟子们去信请刚刚从苏联回国的曹清华撰文以刻碑，寄托感恩之情。曹清华先生认为不妥，向鲁迅先生转述此事，鲁迅抱病写下这篇《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》。

沙鸿山告诉我，曹植甫先生在五里川乡间接到儿子寄来的鲁迅先生碑文，深为感动，他当然深感荣耀，却又由衷地说自己实在是当不起。据说他听说学生们给他刻碑的碑石

已运到村口，当场指挥运送人员把碑石运到水井旁，作为乡民汲水用的井台石。至今，那井台石还在他故居的门前。他还把大家为他竖碑祝寿所筹集的资金，全部捐给了学校。直到他去世28年后，家乡的中学才把《教泽碑》立于尊师亭内。

呜呼，古人说：经师易找，人师难遭。听到这则曹植甫先生往事，想起自己年轻时向曹清华先生仅有的一次请教，愈发感慨起来。

我和曹清华先生只有几面之缘，初见时我应是35岁，那时曹清华先生已是87岁高龄了。我至今记得当年初见曹清华先生时的那种崇敬和惶恐。我年轻时是读过曹清华先生几部译著的，如绥拉非莫维奇的《铁流》，费定的《城与年》等，少年时代也背诵过收入教科书那篇“三五年有多久”，感受到里面那种激情的迭进与回荡。见面时刚刚读完先生的散文选，对《罗汉岭前吊秋白》和《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》等等印象格外深刻。我感觉先生的散文超

绿、深绿、灰褐色，刺也越来越硬，微风拂过叶片仿佛在轻声呢喃，主人啊，我长大了！

春风春雨里的金丝雀越发清新可人了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细长的枝条上有二三花苞探头探脑了。又过了几天，那杏黄色花瓣，如绸缎般的花瓣悄然一层一层地打开，颜色是那么纯，没有一点杂质。几只扑扇着翅膀的小蜜蜂在它周围嗡嗡地飞来绕去，好像是它请来做客的嘉宾。若隐若现淡雅的清香飘进窗户，沁人心脾的味儿真是美妙极了！让我想起年轻时读过宋朝杨万里“只道花无十日红，此花

无日不春风”咏赞的诗句。确切一点地说，应该是心花与花架上金丝雀杏黄色的花朵一齐雀跃。

是的，金丝雀不是艳丽的牡丹和清高的君子兰，不是大观园里弱不禁风的林妹妹，但它清新而脱俗，是我辈心中充盈野趣的村姑小芳。它不会刻意因自己可人的美丽去故弄风骚而博人一笑，它枝干上密密钢针似的尖刺，时时刻刻捍卫着自己的尊严和人格，让不怀好意的觊觎者望而生畏。

看着它含情脉脉的样儿，我心田深处也格外地滋润和适宜。金丝雀给我的晚年生活添加了几许色彩和遐思。

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，作者无微不至地关照着——盆昙花，盼星星盼月亮地恭候“昙花一现”，昙花冰清玉洁地开了，几个小时就关了，昙花给我的印象就是花界林黛玉。有了微信后，偶尔看到朋友圈晒昙花的，感受到养花人人心花怒放，追到女友点头，追到明星合影，也就这样吧？这昙花把人迷得呀，神魂颠倒。

不过，我从未与人谈及昙花，也没见过真昙花，给我重塑昙花印象的是邻居敏姐和严哥，一对神仙眷侣。

敏姐是典型上海淑女，岁月静好型，平日见面就是点头微笑。

有一天，敏姐微笑着对我说：“我家的昙花有七朵要开了，今晚会直播。来一起看吗？”我惊讶地说：“昙花啊！从没见过真的，要看要看！”晚上敏姐和严哥的院子灯火通明，严哥早早架好了拍摄架。我第一次面对高贵的昙花，有些小激动。严哥给我做了科普：昙花很亲民的，一片叶子插一下就能活，平时放在半阴半阳的地方，养得好一年可以开几次。严哥说得轻松，敏姐轻声细语地补充：“这两株长了十几年，比老严个儿都高，年年换盆施肥，冬天靠滑轮拖回阳光屋。每次开花他都要拍一晚上。”说话间，昙花开始动了，一点点开出来。我把实时照片晒到朋友圈，广东同学第一个留言说昙花可

迈于当时“世所认定”的“散文三大家”。先生的散文虽也有激情的呐喊，却是由衷而发，并不虚空；先生的散文言之有物平实平易，因其阅历的特殊，娓娓道来中便显出筋骨与神气。比如《罗汉岭前吊秋白》，以先生和瞿秋白的特殊友谊，在秋白的遇难处寻访目击者、收尸人，那精微的探访中压抑着何等的大悲恸！记得当时向先生谈及读后感受，还批评了几位散文名家的“程式化”和“腔调化”，真可谓胆大包天了。没想到先生说，散文也有多种写法，我只是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述而已。今天回想起来，羞愧于年轻时的肤浅，更感动于这位前辈的胸襟与情怀。

堪可称之为“经师”，更可赞之为“人师”，这父子俩都是当之无愧的。

以泡水喝，可以炒鸡蛋吃，加点陈皮炖瘦肉肉滋阴润肺……敏姐和严哥也是第一次听说昙花可以吃，说笑着惊喜着已是深夜，我带着一夜暴富的膨胀感回家，朋友圈六七十条留言创了新高。

结实实睡到天光大亮，敏姐已发图分享了她的昙花炒蛋，说吃口滑溜溜，有股橘式清香，不算诱人。天亮昙花就完全闭拢了，严哥录了十几个小时收工，敏姐把剩下的保鲜了让我去拿。五朵昙花被厨纸隔离包好放在保鲜袋里，像嫁妆。我也来两朵昙花炒鸡蛋，类似八戒吃人参果，速吞，口感类似鲜芦荟胶，为了尝出真味，把另三朵又炒吃了。

此后，我开始了花式吃昙花。他们家昙花太高产了，第二波十五朵齐开，又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直播，收获无数猛赞。昙花全归我，这次我把它们穿起来挂在阳台上吹风，让它们幽香淡淡，计划秋凉把日晒陈皮和昙花组合好，给敏姐严哥尝尝昙花陈皮茶。计划还在谋划，他们家的昙花又开了！一早嘱咐我速速自采。我决定来个创新，在平底锅里薄薄地拍了一张面饼，昙花切碎撒上去，饼熟了昙花软了，拍了张晒全球首发铁盘昙花披萨。吃完了拍大腿，忘了留一块给敏姐尝尝。下次吧，她说中秋前后还会开一波。下次的昙花怎么吃呢？

老闸桥，如今是一个差不多被遗忘的地名，但它曾经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坐标。

老闸桥，作为桥名即今苏州河上福建路桥，而作为地名则泛指福建路桥以南至北京东路、以北到天潼路一带。据记载，明隆庆四年（1570年）应天巡抚海瑞带领百姓疏浚吴淞江时，在黄浦江入口附近建造了一座闸桥，用以节制潮流。至清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，因闸桥已圯，就决定在闸桥之西（今成都北路处）重建闸桥，为区分原先闸桥，便有了新老闸桥之称，新闻路也由此而来。

有桥便有市，早在明代时，老闸桥地区就已有竹木、漆器等交易市景，在桥的南岸还建造了一座“大王庙”，又称“金龙四大王庙”，庙址在今厦门路上，于是桥南地区形成了老南市集，被称为“老闸镇”，成为上海县城通往嘉定、太仓、昆山、常熟等地的陆路要津。自此，老闸桥成为上海城市发展的坐标，从闸桥辟了一条通至上海县城的路，因沪语中的“闸”与“石”相同，这条路就被叫作“石路”，即今天的福建路，至清末，石路的商业盛极一时。

上海开埠以后，清道光廿八年（1848年）虹口美租界建立，老闸桥与新闻桥的北岸地区开始发展，该片区便称为“闸北”，成了与“南市”对应的上海华界地区。光绪廿六年（1900年）闸北商绅仿沪南市市政体制设立“闸北工程总局”。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，正式设立闸北区，中国民族工业在这里艰难而顽强地发展起来。1956年北站区并入闸北区。在老闸桥的南面，1945年8月曾设置过一个“老闸区”，其时被列到上海市第二区，区界东起今山西南路、山东中路，西到西藏中路，南至延安东路，北临苏州河，1956年并入黄浦区。

老闸桥不仅是上海区域划分的坐标，它还是文化的坐标。1916年，浙江嵊县的“笃班”进入上海滩，一炮打响，后来叫作“绍兴文戏”，1938年改称为“越剧”。当初嵊县的笃班就是从老闸桥船码头登陆上海滩的，因为南桥边有个老闸戏院，这里成了上海越剧的发祥地，唱红了“三花一娟”即施银花、赵瑞花、王杏华、姚水娟。另外，袁雪芬、范瑞娟、傅全香、徐玉兰、王文娟等当年都在此成名。桥南如此，桥北也不甘落后。相传在清末有个叫张金元的商人，看中这里的商机，在老闸桥北堍福建北路2号楼上开设了一个书场兼做茶馆的场所，这就是“玉茗楼”的来历，据说鼎盛时，这里有早、中、夜三段书场，所聘皆为苏浙沪名家，于是有了“春申第一楼”的美誉。1958年，原开在天潼路797号专演越剧的河北大戏院停业，玉茗楼迁入其址。

上海是个大地名，这个大地名由无数个像老闸桥这样的小地名组成，它们承载着上海历史与文化，为了守护这座城市的记忆，我们不能忘记这些老地名。

远方是一个村庄，一个城市。

有爱就有远方，有愁就有远方。远方是一个人，一条纱巾，一条河，一座树林，一间老屋，一缕炊烟，一个碾过雪花的石磨，一条蹚过黄昏的铁轨。

远方牵扯一辈子的视线。

有远方就有原动力，就有日出，就有期望。

远方可望不可即，远方或许虚无缥缈。

远方被雾遮蔽，被手臂横加阻拦，被火车越拉越远。

远方就是远方。

食昙花记

邹邹



老闸桥，如今是一个差不多被遗忘的地名，但它曾经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坐标。

老闸桥，上海曾经的坐标

吴少华

